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冯玉奇卷

解语花

冯玉奇◎著

民國通俗小說典藏文庫·馮玉奇卷
 小說典藏文庫·馮玉奇卷
 民國通俗小說典藏文庫·馮玉奇卷
 小說典藏文庫·馮玉奇卷



2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冯玉奇卷

解语花

冯玉奇◎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解语花 / 冯玉奇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8.3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冯玉奇卷)

ISBN 978 - 7 - 5205 - 0047 - 0

I. ①解… II. ①冯…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现代
IV. ①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10294 号

点 校: 张 颖

责任编辑: 蔡晓欧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 × 1020 1/16

印 张: 26.5 字数: 425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9.8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作者简介

冯玉奇 生于1918年，浙江慈溪人，民国时期著名的鸳鸯蝴蝶派作家。因其素有眼疾，故又自号左明生。一生高产。行文风格哀感顽艳，悱恻缠绵，其书每出版一部，辄引市面疯狂抢购，风行一时。与当时天津著名社会言情小说家刘云若并称为“南冯北刘”。

责任编辑：蔡晓欧

封面设计： 品牌设计·小威
QQ: 582505444



MINGUO TONGSU XIAOSHUO
DIANCANG WENKU

目 录

解 语 花

第 一 回	落拓青衫悲深歇浦 飘零红粉义薄云天	3
第 二 回	莺燕俦结成同心伴 鸳鸯裤认出解语花	8
第 三 回	海上欢逢管与鲍 戏中竟有假当真	13
第 四 回	冤沉沉碧血回肠断 水淋淋冰肌玉骨亲	19
第 五 回	醉翁目的非在酒 儿女心肠只为他	24
第 六 回	春色横眉群雁排字 秋江试浴一马双驮	30
第 七 回	倩影传来疑窈起 好诗和到恶意猜	37
第 八 回	羊吾七寻郎逢情敌 江剑青对友起醋心	43
第 九 回	一心校获睹真面目 藏春坞戏开假辩论	49
第 十 回	甘露寺入赘话先主 滕王阁借题试可人	55
第十一回	茜纱窗下我本无缘 黄土垄中卿何薄命	61

第十二回	情殷殷我爱如意石 意绵绵初圆解语花	67
第十三回	月夜兜风情如火热 饮冰伴浴病人伤寒	73
第十四回	钻石赠来三五明月夜 白银飞去一片卖花声	78
第十五回	刻骨相思移花接竹 伤心落泪似是而非	83
第十六回	没奈何一瓶毒药 莫须有千古奇冤	88
第十七回	看竹坐花春生满堂 登山涉水悔忏佛门	94
第十八回	破镜难圆人重别 波平又起事多秋	100
第十九回	死出风头仪仗满路 生奔地角血泪千行	106
第二十回	巧中巧日组银公司 错里错夜奔石头城	112
第二十一回	有夫妻名不团圆聚 无人我相作如是观	118
第二十二回	防老无儿悲从中起 承欢有女笑逐颜开	123
第二十三回	鱼水欢良宵花解语 含怡乐此日竹无忧	129
第二十四回	三夫人欢行开幕礼 双十节共醉陶乐春	137

花石姻缘

第一回	酒绿灯红慈亲双行泪 情深意蜜秋女一封书	145
-----	------------------------------	-----

第二回	不孝不慈流浪遭痛骂 无挂无碍生死不相关	155
第三回	茫茫无所归佛门被逐 切切依闾盼阖宅腾欢	165
第四回	劝子早回头舌焦唇敝 见娘长含泪意懒心灰	174
第五回	孽缘未了前尘等一梦 烦恼又来苦忆几成痴	184
第六回	细语喁喁可医心头病 喜气溢溢大开汤饼筵	194
第七回	高朋满座独缺一主 华灯初上突失娇儿	204
第八回	仁和当与麻姑晋爵 燕子窝破鸳鸯好梦	214
第九回	假绑票解语花入狱 真破案呼啸蛇出头	224
第十回	哭孙儿哭女儿魂归兜率 无人相无我相心证菩提	234

三续解语花

开场白	251
第一章 痴可人病还相思债	252
第二章 俏春红羞代解语花	268
第三章 心碎肠断音容宛在	287
第四章 情深意蜜恩爱全假	305
第五章 多情女毕竟成眷属	324
第六章 风雨夕火里逃余生	344
第七章 惊喜交集珠还合浦	365
第八章 言归于好双凤伴凰	387
附 录 从鸳鸯蝴蝶派谈到冯玉奇小说	裴效维 403

解 语 花

第一回

落拓青衫悲深歇浦 飘零红粉义薄云天

汽笛不断地在浦江里“呜呜”地响着，远近的人家，都在睡梦里惊醒。正值晓风拂面，一轮红日，渐渐由浦东上升。晨鸡引长着颈项，高唱道：“有轮船儿进口了，神圣的劳工们，快来工作呀！”一时间码头上声浪嘈杂，闹成一片。

有一个西装的少年，独自立在江边，仿佛等着人的模样：时而翘首远望，时而登高闲眺，好像等来船非常焦急的神气。其实那来船，离着码头，还着实远着哩。这时正长夏天气，马路上一株一株的树儿，都绿叶婆娑，布满着浓荫。东西的树下，立着一个汉子，看他年纪不过二十左右，虽衣履不整，但丰神奕奕，满面露着英俊的气概。忽听得他倚着大树，引吭高歌道：“三山门外夸擒虎，五丈原头说卧龙。时移世换都是梦，试看那大江东去，浪淘尽多少英雄。”其声悲壮洪亮，闻者无不为之动容，意殆燕赵人欤。

这时码头上的工人都围拢了来，大家指点着道：“这史呆子，怎的今天又发呆啦？”那西装少年一见众人，你也叫他史呆子，他也叫他史呆子，以为他一定是姓史的无疑了。此时史呆子忽又高唱道：“美人香草埋荒土，举首唯见云和月。耳畔潮水正悲鸣，浪涛急。贫穷境，暗自泣，忧伤感，何时减。对苍天抚膺长啸，往事不堪回首说，心中怅惘向谁泄？”他唱到此处，不觉泪随声下，遂停止不唱下去。众人到此，都一哄而散，有的说唱得真不错，有的说这人一定有心病。旁边那个西装少年，也看得呆了起来，不禁暗自叫道：“有这等事，真使人可悲。”那少年也晓得这史呆子，一定是个伤心的人了，意欲向他问讯，可是说时迟那时快，那来船，早已碰了码头。

来船名叫“大鹏号”，船身非常的庞大。那少年正呆呆地望着人丛里，

忽听得耳边有娇滴滴的声音呼他道：“兰哥，我在这儿呀！”那少年循声而往，回身正与一个女郎打过照面，便叫了一声“霞妹”，笑道：“你这挈盒快递给我好了，我等你好久，你一路上都好吗？你此刻若再不来，我就要急煞了。我外面已有汽车备着，我们上车去吧。”说着遂挽了她的手臂，并肩走着。那女郎闻说，满红着脸，遂亦低声道：“兰哥，多谢你，你此时若不在这儿，我亦正要急坏了呢。”说罢大家笑着上车。

作者趁此报告那少年与女郎的姓氏：原来那人姓高名梦兰，钱塘人；女郎姓秋名霞，与梦兰为姨表兄妹，且属同乡。是日秋霞由美国华盛顿大学毕业回国，梦兰特地相接。两人均已大学毕业。秋霞此次来申，欲与梦兰订百年良缘。所以此时，两人心中都非常的愉快。

梦兰对秋霞道：“上星期我接到你的电报，我是天天盼望着你，哪知这天也真作怪，偏偏慢慢儿地过去，好容易到了今天，我是早晨五点钟就起来的，一到码头上，真是冰冷水清。幸而遇到了这个史呆子，听他唱了《大江东去》，又听他唱《满江红》，消消遣。我瞧他准是一个伤心人，可惜没问问他往日的历史。”

秋霞听他说了一大篇，倒弄得明白了，因笑道：“兰哥，你在说什么呀？我可有些儿听不懂，什么叫史呆子？史呆子又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梦兰自己也好笑起来道：“无怪妹妹听不懂了。”因告诉她说：“你的船不曾到码头的时候，有一个少年汉子，形似小工模样，大家都叫他史呆子长，史呆子短，他是不是姓史的，我现在还不知道哩。我见他衣衫虽不全，而品貌堂堂，又俊秀又英武，实在不像是个小工。”

两人谈谈说说，那汽车早已到霞飞路又一村，两人下车进内。秋霞见过姨妈。一面安好了行李，一面用过点心。梦兰道：“霞妹，难得今儿天气晴朗，我到此才放下心。我是天天记挂着妹妹，不晓得妹妹心里怎样？”说着眼瞧着秋霞，待她回复。秋霞见他这样，那脸上一阵阵的红云，直透过两耳。幸喜室中并无别人，因亦低声向他道：“我昨晚在船上，还梦着与哥哥握手呢，可是醒来时，那握着的手，仍是自己的。”说着又嫣然一笑。梦兰见她两道水盈盈的秋波，仿佛含有无限羞忸似的，直瞧着自己。因亦笑道：“真难为了妹妹，此刻你想出去玩吗？”秋霞道：“谢谢你，我懒得很，不想出去。你为了我今天早晨也起得很早，想也倦了，请大家休息一下吧。”梦兰道：“也好，今天准不出去了，明天请妹妹瞧戏好吗？”秋霞含笑点头。两人遂携手到上房阿母那边去了。

读者诸君，试猜这史呆子，真是姓史的吗？并不，工人们因他时而狂歌，时而怒骂，终日痴痴癫癫，大有书呆子的气味，所以大家戏叫他一声史呆子，久而久之，史呆子便成他固定的名字，他的真姓名，倒反而埋没了。其实他姓石，因性沉默寡言，所以命名不言，字可人。父名季屏，为河北著名商人。黄河水灾时，季屏全家遭难，可人因正在燕京中学，幸而免灾。可人遭此奇祸，不特产业荡然，脑经亦受刺激，为生活所迫，不得不与故乡的山河作别，只身南下。初以为上海人文荟萃，必有出路可想，不料到了上海，人地生疏，举目无亲，川资有限，早已告竭，不得已以中学生资格，致以苦力自贍，天天做码头小工的生活。可人的身世可怜，可人的环境更可怜。

一天可人正在江边凭栏闲眺，忽闻歌声悠扬，自江面远远送来，如怨如慕，如泣如诉，好像有无限的冤抑，难以告人。幽咽处，如午夜的啼鹃；沉痛处，又似天半的唳鹤。一时十分地同情，乃不禁为之叹道：“何哀怨得深刻，而令人酸鼻。”因遂循声而往，循铁栏前进，但见江面漂一叶小舟，舟尾坐一女郎，荡桨迈进，且进且歌。歌声即自女郎口中出，歌道：

“滴不尽思亲血泪抛红豆，开不完春柳春花满画楼；睡不稳纱窗风雨黄昏后，忘不了新愁与旧愁。咽不下玉粒金波，噎满喉。展不开的眉头，听不明的更漏，呀！恰便是遮不住的青山隐隐，流不断的绿水悠悠。”

可人不待那女郎唱完，那一副热泪，便早已扑簌簌地湿透了胸襟，暗暗地自语道：“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说罢又想，这女郎既这样的怨愁，我必当问她明白，尽力地相劝，方尽人类互助的义务。

此时那女郎已将小舟傍岸，跑上铁栏，与可人站的地方，不相多远。可人仔细一瞧，不料来的不是别人，乃是自己邻居羊吾七，因忙迎上前去问道：“七妹，今天你的爸爸为什么不见啦？”可人问了一句，只见吾七便双泪直流道：“我的爸爸病了已有三天了，家里柴米一些儿都没有，我想把这件破袄换几个钱回去，烧一碗薄粥，给老人家润润喉咙，也许那病是有转机的。”可人把她手中的破袄接来一瞧，只见前后补缀了十多块，这倒不要说起，那棉布的硬，比水门汀还要硬了十倍，典当里固然不要，就是卖给收旧货的，也不到三五个铜子呢。因对吾七道：“七妹，你不要哭，不要急，有我呢。今天我的运气很好，已赚有一元四角钱了，此刻我就和你一同回去，瞧瞧你的爸。”一面说，一面跳下船去。

吾七把缆解脱，一个推，一个扳，不消一刻，那船已到达浦东。好在离家不远，只要数十步的路程。两人刚要进门，忽听她爸一阵的咳嗽声，非常厉害，两人慌忙走近他的床边，只见他两眼一翻，几乎要死去的模样。可人忙将水壶里的水，斟了一杯，给他润一润喉咙，吾七又不住地把她爸胸背轻轻抚摩着，方得渐渐平复。可人见屋里，灶是冷的，锅是空的，炉子下的柴一根儿都没有，一种凄惨的形状，真令人目不忍睹。可人因遂又急急地出外，先买柴二角、籼米五角，再买青菜二百文，除用去的钱，尚多六角一百文，都交给吾七道：“这钱请七妹收下，暂作零星用途。如不够的话，我明天再给你。”吾七欲待不收，可人却早已飞步到自己家里去了。

可人因恐吾七不肯收他余下来的钱，所以特地赶快几步，不料天下事欲速则不达，因他赶快的缘故，那左足的裤脚，便被篱笆钩住。因此一钩，那裤便钩破了一大块，这样的前露后出，简直是不能再穿。可是可人就没有第二条裤子来调换，这便如何好呢？因此，可人独对孤灯，呆呆地坐了半天。正在为难的时候，突见窗外隐隐如如乎有人在窥探，可人眼快，便开门出来，见是吾七，因忙道：“七妹，里面坐，你爸怎样了？”吾七道：“石大哥，真对不起你，我爸爸喝了粥后，现在睡得很好，此刻我已烧好一锅子的饭，我想请你大家胡乱吃一口。”可人道：“我已吃过了，七妹，你自己用吧。”吾七道：“石大哥，你别逛人了，我瞧你呆呆地已坐了好半天，哪里又用过饭呢？你别客气了，你如要客气的话，我只好将你买来的米和柴连煮成的饭，统统都奉还你了。”可人被她这样一说，倒左右为难了，意欲到她家去，但裤子破得这个样儿，又怎好见人呢？因不觉红了脸忸怩地答道：“七妹，谢谢你，我真的不想吃饭呀。”吾七不依，拉了他手，一定要他去，可人拗她不过，只得跟她一同前去。

这晚月光很明，吾七因可人在后走得很慢，遂回过头去，向可人一瞧，忽然“哟”的一声，叫起来道：“大哥，你……你腿上怎么有这许多的血呀？你不痛吗？”说着十分惊慌的样子。可人起先倒是一些儿不觉得痛，被她一说，低头一瞧，那腿上果然有一大块血渍，并且隐隐地作起痛来。因对她说道：“这不要紧，我自己走路不小心，刚才被竹篱刺破的，我一些儿也不觉得痛。”说着两人已到了家里。

吾七盛了饭，可人道了谢，吾七瞅他一眼道：“石大哥，这菜饭都是你自己买的，你还这样客气，我就更不好意思了。”可人因不再客气。两

人随使用过饭，吾七又去端了一盆水，把一块干净的手巾递给可人，叫他拭去腿上的血渍，遂仍回家去。

过一会儿，吾七却又来敲门，可人问道：“谁呀？”吾七答道：“是我，石大哥，你快开门。”可人一面开门，一面问道：“你爸醒了没有？”吾七道：“我爸还睡得很甜呢。”可人见吾七手里拿了一条旧裤，向自己笑道：“石大哥，这是我爸爸的一条旧裤子，你如不嫌它齜齜，请你暂时换上，把你那条钩破的裤子交给我，让我替你去洗净了，再补一补，你想可好吗？”

可人一听，心中十分感激，因为这时他坐在桌旁，呆呆地正在想这裤子的念头：明天一早就要到码头去做工，补的衣服穿在身上，倒也没有什么，破了这样一大块的裤子，穿在身上，被人见了，到底有些儿不好意思。而且就是叫缝穷的去补，也得脱下来给她，若是穿在身上叫人去补，这又是哪里说起呢？正在没法可想，而且口里也没有说出，她心里却早已一齐明白了，便把她爸的裤子借给我换，你想，她是何等雪亮的一个妙人呢？难道她真的是我可人心坎里的一个灵魂儿吗？可人这样想着，吾七早将裤子放在床上，自己便躲到门外去了。没有一会儿，听可人叫了一声“七妹”，吾七便又走了进来。可人连连地向她谢道：“妹妹，真难为你想得到，我就不同你客气了。”吾七听了，忽红晕了脸儿，赧然一笑道：“大哥，早些儿睡吧。”说着便拿了裤，匆匆地回去了。

从此以后，吾七便认可人为世上最热心、最有侠肠的男子。可人认吾七也为最能体贴、最具聪敏的女子。两人惺惺相惜，心心相印，都只为一些儿情根，便种出了那欢苗爱叶。

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二回

莺燕俦结成同心伴 鸳鸯裤认出解语花

可人代吾七籴米，又代她买柴，这不是个推食食我的意思吗？吾七以爸爸的裤子借给可人，也是个解衣衣我的模型。这样的秋风风人、夏雨雨人，真是一对血心儿女的行为，令人又敬又爱。

那夜吾七从可人那边拿了破裤回来，便连忙找出针线，欲将那破裤立刻补好，可是找来找去，终找不出一块同裤一样颜色的青布来，只好把一块淡黄色的布姑且补了上去。等到补好了一看，自己忍不住笑起来，原来那裤破的地方正是左脚，和自己穿的一条裤破的地方补的布一样是淡黄色，不过自己乃是右脚。若将两条裤并在一起，左右分开，好像是一对，再也巧不过了。但是事已如此，也就只好由它去了。次日，将裤洗净，便即忙送还可人。可人一见，连忙称谢。

近几天来工作很忙，可人每日的收入，总有一元几角，除自己日用外，已积有五元几角钱，因将五元钱又借给吾七，叫她请医生诊治她爸爸的病。吾七的爸爸本无大病，今休息了数天，早已痊愈，兼之家中有了柴米，心里更觉宽慰，那病好得快了。

一天吾七爸爸的旧主人，因要到外埠去，有两张公园派司送给吾七，说是到公园里去玩，是不要出钱的。吾七欢喜得了不得，意欲叫可人一同去玩，可人当然赞成。这天下午，海关大自鸣钟敲过了四点，外滩公园里游客，便纷纷地逐队进去，可人与吾七也同众人一道前进。那看园的巡捕，见他两人的形状，意欲出而阻止，但是他们都有场券，亦只好由他们入内。

初夏的天气要算四月里最长，傍晚四点钟后，差不多尚有四个钟点可以游玩，所以一般仕女，都在这个时候下总动员令，一齐出发。外滩银行商号林立，车马来去不绝，更是热闹。可人吾七两人并肩缓缓地在园中踱